

桃园纵笔

李冲 著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桃園縱筆

10



桃园纵笔

李冲 著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13 · 哈尔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园纵笔 / 李冲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389-2000-0

I. ①桃…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6357 号

书 名 / 桃园纵笔

著 者 / 李 冲

责任编辑 / 朱英华

责任校对 / 徐平松

封面设计 / 李光吉 冯 欢

出版发行 /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发行电话 / 0451-57364224

电子信箱 / hcxmz@126.com

网络出版 / 东北网络台 (www.dbw.cn)

支持单位

印 刷 / 牡丹江新闻传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8.75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89-2000-0

定 价 / 23.00 元



李冲，原名李翀，笔名老鲤，1957年4月18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勃利县恒太乡景太村。民建会员，《北方作家》副主编，《倭肯河》杂志副主编，就职于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电力总公司。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诗词协会会员，七台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七台河市诗词协会副秘书长。2003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黑水河》，中短篇小说集《桃园纵笔》，散文《梦回北小山》，以及四人合著诗集《古韵清吟》等。

前 言

我用文字书写生活，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把点点滴滴变成故事，变成诗，变成歌。我乐在其中，朋友们亦乐在其中。

我真心地希望朋友们从我的作品中得到快乐！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我走遍家乡的山山水水，考察过大小河流山川，特别对家乡的母亲河——倭肯河情有独钟。我是枕着母亲河故事长大的，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印在了脑子里。儿时的故事无时无刻不在记忆中闪现。不把这些入、这些事写出来，就对不起家乡的山与水，更枉为桃山人。因此，才有《追踪大野猪》《林宝山传说》等故事。

除了家乡外，我还去过街津口、八叉、四排、饶河等赫哲人居住地，前后与赫哲人交往三十多年。我和赫哲人同吃同住，一起喝酒，一起打鱼，一起狩猎，《生鱼烈酒赫哲人》就是这一渔猎民族生活的再现。

本书除两个中篇是首发，其余都在各类报刊杂志中发表过，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李 冲

2013年9月8日

目 录

生鱼烈酒赫哲人.....	1
--------------	---

一、初游街津口	乍识赫哲人	1
二、才离地窖子	又坐狗爬犁	14
三、神话老赫哲	垂竿钓冰雪	28
四、古老伊玛堪	神秘赫哲人	42
五、再游街津口	见识武开江	67
六、水阔游鱼乐	江深故事多	80
七、滩头听鸟语	树下赏石人	97
八、再听伊玛堪	告别街津口	110

山头杨家.....	125
-----------	-----

一、顷刻遭绑架	瞬间变穷人	125
二、成天遭毒打	遍体皆伤痕	132
三、张二爷进山	胡子窝赎人	142
四、夜半葬双亲	平明即破产	159
五、破产还欠债	无奈走他乡	170
六、藏宝图破解	杨拴住发财	179

七、重置好土地 再建新庄园.....	199
八、张二爷遭难 三兄弟练枪.....	207
九、宁做刀下鬼 不当亡国奴.....	218
林宝山传说.....	230
挖金鳖河传说.....	237
追踪大野猪.....	244
王才的黄豹.....	257
后 记.....	268

人生鱼烈酒哲赫

一、初游街津口 乍识赫哲人

词曰：

闲来无事润诗喉。
登山踏水去郊游。
天南地北寻奇趣，
四海三江荡小舟。

王朗帽，子瞻裘。
昼观芦荻夜垂钓。
半壶老酒三支曲，
一醉能消万古愁。

金代是女真人建立的北方政权，创建人为金太祖完颜旻，就是众所周知的完颜阿骨打。起初建都会宁府，即如今哈尔滨的阿城区，遗址犹在。据资料记载，居住在东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的赫哲族就是女真人的后裔，他们和满族、鄂伦春等民族同源于一个祖先。

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借单位出差的名义，游历了一次三江平原，有幸接触到了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

我要去的地方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县一个叫街津口的地方。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从七台河起身，坐了大半天的火

车才到达佳木斯市。在佳木斯一打听，原来去同江没有火车，每天只对开一次公交大巴，而且早已发走，要去只能等明天了。

我在佳木斯站前对付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总算坐上了开往同江的汽车。这天天气特别冷，车子开出佳木斯后往东北方向一路颠簸，缓慢地行驶在漫天的雪地里。大客车上没有取暖设备，没多久，有些人就冻得受不了了，不得不使劲跺脚。我的脚也是冻得猫咬般疼痛，为了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疼痛，更是上下跺个没完。幸好四五个小时过后车停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吃饭，这才把我从痛苦中解救出来。

接待我们的是家农户，三间农家茅草房，门半开着，从门缝里不住地往外冒着腾腾雾气。房门旁边挂着一块一米见方的纸壳，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农家饭店”四个字。房子的中间是灶房，白雾蒸腾，对面有些看不清人。东西两屋各有南北两铺大炕，白色的芦子席铺在上面，透明的大玻璃窗把外面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炉灶里架着劈成一米多长的柞木样子，红彤彤噼啪作响，燃烧得正旺，暖暖的热浪扑面而来。我们被店主让进了东屋，这些被冻得快要麻木了的人见到火，如同沙漠里见到了水，立即脱掉外衣和鞋，爬上了烫脚的火炕，都搓着手说：“快冻死了。”

在我们快要暖和过来的时候，一个农民打扮的年轻小老板进屋放上炕桌，摆好碗筷，然后指挥着三四个村妇端来一大盆豆腐汤、一大盆红烧肉、一大盆猪肉炖粉条子、两大笼屉开花馒头，外加好几样小咸菜。放下后向我们介绍一碗汤多少钱，馒头多少钱，红烧肉、炖粉条多少钱。虽然价钱很贵，我们又都不怎么饿，但是为了能在热炕上多呆一会儿，也就或多或少吃了点。

吃过饭，肚子里有了底，再加上屋子热，没多久我们就都暖和过来了，有些人脸上还冒出了汗珠子。

司机、乘务员没有和我们一起，他们是在西屋吃的，临走的时候我站在门外朝里偷看了一眼，鸡鸭鱼肉一大桌子，估计是这家饭店老板为了答谢他们专门招待的。

再次启程的时候，出村子没走多远，天就飘起了鹅毛大雪。开始还能看清路面和树木，渐渐地就模糊成一片，几乎什么都看不清了。司机是个老师傅，他凭经验驾驶着老式大巴车在漫无边际的雪地里迂回爬行。

这里是三江平原腹地，人烟稀少，三四十公里才隐约见到一两户人家。

一路上许多和我们一样急着赶路的车都抛锚在了寒风呼啸的雪地里。有的在车旁边点火取暖，有的在呼啸的暴风雪里修车，个个儿冻得瑟瑟发抖。他们见到了我们的车，就如同见到亲人般，一个劲儿地打招呼，请求我们的师傅帮忙。我们的师傅下去看了看，摇摇头，表示爱莫能助，不得不遗憾地上车走了。雪越下越大，最后就什么都看不清了，天也逐渐暗了下来，我们仿佛掉进了云雾里。多亏了那位有经验的老师傅，否则真不知道后果将会是什么样。

天完全黑了的时候，我们到了同江边防检查站。这是我临来前知道的。几个年轻的士兵上了车，挨个儿查看了我们的边防证才放行。这时，车上的人突然兴奋起来，都说快到家了。我以为真的快到了，结果过了两三个小时还是没有到达。熬到快要半夜的时候，车终于驶进了同江汽车站。

我天真地以为到达同江就到达了目的地了，结果一打听才知道，街津口离同江还有一百多里的山路，也是每天对开一次，并且只有雪停了，好的天气才能通行。没办法，我只能在同江汽车站附近胡乱吃了点东西，找家小客栈住下来。

天公还算作美，第二天总算晴了，我坐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又颠簸了小半天，才在一个破乱不堪的小渔村下车。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街津口。

村子不大，放眼望去，也就几十户人家。老百姓住的都是茅草房，家家门前都有一个像汉族人装粮食的苞米楼子，后来才知道，原来赫哲人不种地，那是人家装鱼的鱼楼。上面挂着鱼网渔具，表明这里是渔村。村子给人的感觉很是沧桑，如果不是街中心还有一

两座砖瓦房，我仿佛来到了非洲原始村落。

村子东、南、北三面环山。虽然有些破烂，但远方的景色却异常优美。这里是黑龙江下游，向西方空旷的一面远远望去，雪地里一条白色长龙自天而降，在寒风中蜿蜒盘旋，直奔村子北面一座数百米高的悬崖绝壁而来。现在是冬天，如果是夏季，想那怒吼的浪花一定会在巨大的岩石上被撞得粉碎。仔细再看，原来大江在高高的悬崖旁边来了个九十度大转弯，在离悬崖百米开外一个建有凉亭的漂亮小砬子旁边奔向了后山。江边的雪地里到处都是船，大小小什么样的都有。

经过打听，我顺利地找到了要去的那户姓吴定克的赫哲人家。主人叫吴定克·福胜，岁数比我小一两岁，大个头儿，长相有点像蒙古族人，非常魁梧，紫红面子，大饼子脸，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穿着带有腥味儿的鱼皮衣服。我们是前几年在亲戚家认识的，论起来他得叫我姐夫。见我来了，他伸出双手，说了句“爱伊希（您好）”，然后用赫哲人礼节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住的房子是过去生产队时遗留的马棚，面积虽然很大，却是有些破烂不堪。屋子的中央有个废旧汽油桶改成的火炉，里面架着粗大的木材，喷着红红的火舌，燃烧得正旺。离火炉不远，朝南窗的地方有铺能住七八个人的东北大炕，炕的东头是取暖的土炉子，里面也烧着木柴。一时间烈焰滚滚，噼噼啪啪作响，屋子里十分温暖。吴定克·福胜的两个孩子正在睡觉，其中一个盖了条不大的狍子皮小被，躺在火炕上睡得正香，另一个则睡在吊在棚梁上的悠车子里。他的媳妇叫哈普都·宝琴，穿了条鱼皮坎肩，外罩一件花色粗布长裙，正在织鱼网，见我来了，赶忙放下手里的梭子，问了声好就下地做饭去了。

吴定克·福胜非常好客，在媳妇做饭的时候，他从外面拿回一条冻得像冰棍儿一样的大鱼，足有四五十斤。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鱼，就好奇地问：“这是什么鱼？”他说：“这是七粒浮子。”

“这就是黑龙江的特产七粒浮子？”我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

记得读书的时候生物课里讲过，这种鱼和鲤鱼一样，都是黑龙江特产，学名叫施氏鲟，尖嘴，小眼睛，无鳞片，通身黄灰色，是国宝级珍品，从黑龙江上游至俄罗斯境内的阿穆尔河口均有分布。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吴定克·福胜拿出一把用狍子角做的漂亮鱼刀来，嗖嗖嗖几下，鱼皮就被他扒了下来，转眼间大鱼就削成了半盆多透明的薄片，还有一大堆脆骨。然后用食醋、辣椒面和盐拌到一起，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们赫哲人最爱吃的生鱼片。剩下的鱼骨头和内脏交给媳妇，炖了半锅汤。

哈普都·宝琴忙活了不大一会儿就放上炕桌开饭了。颠簸了小半天，我还真有些饿了。饭菜非常丰盛，也很诱人。主人做的是一盘生鱼片，一盘清蒸马哈鱼，一盘炒鱼毛，一盘油煎小干鱼，半盆七粒浮子脆骨，一大盆七粒浮子汤，二米饭。赫哲人好酒，喝酒礼节和蒙古族人差不多，也是先敬天地，然后才能喝。不过也有些差距，蒙古族人用手指蘸酒，弹向空中和大地，赫哲人用筷子的大头蘸酒，甩向空中和大地。吴定克·福胜酒量惊人，我们两个人没多长时间二斤六十度老白干就下肚了。这桌菜，除了生鱼片和鱼脆骨外，其余的都和我们汉族人差不多。虽然吃生鱼我是第一次，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吓人，又有些腥味儿，但是，后来在酒的刺激下就大胆地吃了起来，而且越吃越有味，一盘三四斤鱼片，我们俩人竟然吃个精光。特别是那盘七粒浮子脆骨更是爽口，嚼起来嘎嘣作响，别有风味。正当我们两个要吃完了的时候，来了一个人，开门就问：“听说大姐夫来了，在哪儿呢？”我顺着声音望去，是个二十来岁穿黄色军服的年轻人，也是高个头儿，大饼子脸。不用问，他也是赫哲人。吴定克·福胜给我介绍说这是他弟弟吴定克·福成，我赶紧站起来和他握手。吴定克·福成对我说：“听说你来了，我去了趟后山，拿来条活狗鱼。”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的另一只手里还拎了条冻得硬邦邦的冻鱼。吴定克·福胜用赫哲语叫来在外屋收拾东西的媳妇哈普都·宝琴，让她把鱼拿走，然后添了碗筷。吴定克·福成脱鞋上炕，端起哥哥吴定克·福胜给他倒上的酒就喝。我本来已经喝好了，可是

碍于面子不得不倒上酒陪他。这时候哈普都·宝琴把刚才那条鱼也削成了片，添加到了空盘子里。

由于刚才吴定克·福成说话声音太大，把两个睡觉的孩子惊醒了。稍大一点的那个见有好吃的，爬起来光着屁股上桌抓起生鱼就往嘴里送，吴定克·福胜不想让孩子上桌，伸手就把孩子抱走，孩子一只小手往嘴里送生鱼片，另一只手抓了一大把鱼脆骨，这才不情愿地下了桌子。睡在悠车子里那个小的见到大的吃鱼了，用半生不熟的赫哲话闹着也要吃，哈普都·宝琴进屋把两个孩子抱到一边穿上衣服，找个大海碗，拨了一碗生鱼给孩子。两个孩子一阵狼吞虎咽，那吃相简直就是风卷残云，转眼碗就见底了，喊着还要。哈普都·宝琴又往碗里拨生鱼，我怕孩子生鱼吃多了拉肚子，就让她给孩子拨熟食，哈普都·宝琴说孩子不吃熟的，就爱吃生鱼。我不禁一阵慨叹，看来在饮食上民族差距太大了！我们汉族人成年人都很少有人敢吃生鱼，人家刚刚懂事的孩子竟然把生鱼当饭吃，真是不可思议！

孩子可能是生鱼吃太多齁着了，用赫哲话喊着要水。哈普都·宝琴从外屋土井里打了桶凉水，舀上一瓢进屋就给孩子喝，两个孩子轮流咕嘟咕嘟几口就把水喝了个精光。吴定克·福胜见我看孩子发愣，笑着对我说：“放心吧！我们赫哲人都是吃生鱼喝凉水长大的，从来不得病。”

孩子有了生鱼就什么都不顾了，我和吴定克·福胜、吴定克·福成三人继续喝酒，聊了些当地风土人情，吴定克·福成高兴，即兴给我唱了首赫哲民歌。

阿啦赫赫尼那，

阿啦赫赫尼那，

阿啦赫赫尼那，

赫赫雷赫赫尼那，

阿啦赫赫尼那赫雷给根。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

蓝蓝的江水起波浪，

赫哲人撒开千张网，
船儿满江鱼满仓。
阿啦赫啦赫尼那雷呀，
赫啦尼赫尼那。

.....

都说赫哲人民风古朴，能歌善舞，遇到高兴的事就连唱带跳，今天我是开了眼界了。吴定克·福成的嗓音特别好，一板一眼，并不比郭颂逊色。

见弟弟唱完了，吴定克·福胜放开喉咙也唱开了：

啊啦，赫雷！

啊啦啊啦赫雷赫雷啊啦，赫雷！

啊啦啊啦赫雷赫雷！

远方的客人，

赫哲的朋友，

莫日根的后代，

渔猎的能手。

啊！赫雷，赫雷，朋友，

吃一口鲜美的塔拉哈。

啊！赫雷，赫雷，朋友，

尝一尝鲜美的鱼头。

啊啦赫雷，

干一杯再干一杯，

啊啦赫雷，

难得今朝相会，

愿把那东流的江水，

酿成那飘香的美酒，

请你喝个够。

啊啦赫尼那，啊啦赫尼那雷。

真挚的友爱，

欢乐的源流，
美好的光阴，
醉人的时候。
赫雷赫雷朋友，
舞一曲天鹅戏云朵。
赫雷赫雷朋友，
唱一支酒歌荡神州。
啊啦赫雷，
干一杯再干一杯，
啊啦赫雷，
难得今朝相会，
让我们心贴着心哟，
让我们手挽着手，
一起喝个够，
啊啦赫尼那雷。
啊啦赫雷，
情满江哟歌满喉，
啊啦赫雷桦皮酒杯举过头。
三江美酒甜如蜜，
千杯万盏喝不够。
啊啦啊啦赫雷赫雷啊啦赫尼那！
赫雷！

吴定克·福胜比他弟弟的嗓音还好，哥儿俩你一首我一首，越唱越高兴，最后竟然用赫哲语表达了：

郭鲁都波铁都哈，
古尼尼爱机都哈，
莫日根都扎嫩西特，
挖格切卡坦芒格尼，
赫雷赫雷都哈，

塔尔库恶么都机服伊，
 赫雷赫雷都哈，
 哈吐库地里机夫伊，
 啊郎赫雷，
 欧米西欧米欧米鲁，
 啊啦赫雷，
 哎宁都波堤巴抽哈，
 恶吉吉格胡力西木克，
 爱机都阿离鲁伊，
 恶么西欧米阿恰哈，
 啊啦赫尼那雷。

歌声美酒，火炕生鱼，我被感动了，酒越喝越多，我醉了，真的醉了！我醉在街津口，醉在街津山，醉在黑龙江畔，醉在赫哲人的炕头上。哥儿俩让我也跟着一起唱，我推说嗓音不行，不敢班门弄斧，借着酒劲，给哥儿俩填了首《渔歌子》才算了事。

鲑鲚凉拌做鱼生，
 赛过煎炒仔细烹。
 赏小调，品汤羹，
 不枉此次赫哲行。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我酒喝得太多了，连吴定克·福成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

由于前一天酒喝得太多，头有些疼痛，仔细一瞧，才发现我躺在吴定克·福胜家的小屋子里，房子四处透风，早晨火烧得少，有些冷。见我起来了，吴定克·福胜夫妇按照赫哲人礼节过来先是问安，然后打洗脸水让我洗脸。洗漱完毕，我到他们正屋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在火炕的西头睡觉，东面放上了炕桌，酒菜早已摆好，还是生鱼片。吴定克·福胜给我倒了杯酒，还要喝。我说：“昨天喝多了，现在还头疼呢，不能再喝了。”吴定克·福胜说：“透透。”我问他“透透”是什么意思，他说“透透”就是上顿喝醉了，下顿再喝点，